

村妇·锅伙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村妇·锅伙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村妇·锅伙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1-9

I. ①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43 号

村妇·锅伙

CUNFU · GUOHUO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125
字 数 14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71-9
定 价 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► 一九九二年立春，《村妇》开笔，留影纪念。

刘绍棠

中国乡土文学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时，已出版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《中秋节》《瓜棚记》《私访记》等七本书。

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，重获创作权利。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，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。即十二部长篇小说：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《这个年月》《敬柳亭说书》《十步香草》《京门脸子》《野婚》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《孤村》《村妇》。二十多部中篇小说：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荇水荷风》《蒲剑》《鱼菱风景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绿杨堤》《烟村四五家》《柳伞》《年年柳色》《青藤巷插曲》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《碧桃》《二度梅》等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《蛾眉》。十一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《论文讲书》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《蝈笼絮语》《如是我人》《红帽子随笔》《我是刘绍棠》《四类手记》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，创作上坚持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。他的全部作品，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。

北方汉人，多是混血。要不然，西晋那“乱华”的五胡：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，怎么在北方无影无踪了呢？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大胆假设，而是水有源树有根，一点就通的思考。我这个姓刘的人，可能是冒姓为刘的匈奴人后裔。

我是汉化匈奴人，或是带有匈奴骨血的汉人。我的乡土小说，表现出明显的汉胡文化特色。

近年，我的乡土小说更具有鲜明的家史和自传色彩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；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下面的故事，恳请半信半疑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北运河拦腰有个二马槽子渡口，槽北叫上河，槽南叫下河。刘二皇叔本是上河四王子村人，人所共知是胡爹汉娘的杂种。他跳槽到下河，摇身一变就成了龙种，还一手攒了个小小的村落刘家锅伙。

一千七百多年前，枭雄刘玄德的那个傻儿子阿斗刘禅，降晋亡国，从成都押送洛阳，被晋武帝封为安乐公，赐食邑安乐县。《晋书·地道记》和《水经注》都有史证。安乐县就是现今北京通州北运河西岸地域。

阿斗刘禅仍旧被软禁在洛阳，后来被司马氏毒死。他的亲属和家奴来到安乐县潞水西岸开荒种地，建村立户。潞水就是后来的北运河，西岸为安乐县，东岸为潞县，以后又合并潞水西南的潞县，形成了通州。至今千年变化不大。阿斗被毒死（公元二七一年）二十五年后，即公元三〇四年，“五胡乱华”的匈奴大贵族、五部大都督刘渊在山西临汾（当时名建平）建立成汉王朝。匈奴人本来有名无姓，为了邀买汉人民心，便自称是王昭君的嫡亲子孙。王昭君原是汉元帝的妃子，为

了和番，下嫁匈奴的呼韩邪单于。昭君行前被皇太后认作女儿，冒充公主身份出塞。刘渊等自称是昭君之后，便有充分理由随母姓刘。刘渊死后，儿子刘聪继位；二刘父子只做了十四年皇上，刘聪被杀，成汉王朝败亡。有些逃散的部落，在败归路上，便在潞水河滩站了脚。听说阿斗刘禅食邑于此，只当到了舅舅家，一头栽在羊皮袄上，连忙打发一名部帅，到舅舅家认亲。谁想，阿斗刘禅的亲属和家奴狗眼看人低，不以自己当亡国奴为羞，却以跟归顺的匈奴人同姓一刘为耻；不但不认外甥，还把他們捉拿起来送交官府。他们在河西不能存身，月黑夜过河，在河东落地生根。

阿斗刘禅的亲属和家奴，在河西先后建立了公爷村、上安乐村、下安乐村、左安乐村、右安乐村、南安乐村、北安乐村、东安乐村、西安乐村、大安乐村、小安乐村、里安乐村、外安乐村……逃到河东的匈奴人，直到一千多年后，据说明崇祯皇帝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吊之前，才有了个官府注册的四王子村。

当年逃亡到大河东岸的匈奴人部帅，是成汉王刘渊的四儿子，刘聪的四弟，被全族老少尊称四王子。四王子村代代相传，族长都叫王子。然而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清军入关，跑马占圈，大河东西岸的刘氏村落，都沦为清朝王室的皇粮庄子农奴。直到乾隆登基，自称是汉昭烈帝刘玄德转世，才发还了刘氏的村落土地，改变其农奴身份为甲等臣民，四王子村重得官府认可。从此，汉、匈两支刘姓和平相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日久天长，匈奴后裔刘姓，逐渐被汉家刘姓同化，穿着、礼俗、口音已无不同之处，只剩相貌上仍有一些差异。匈奴后裔刘姓的子孙比汉家刘姓的晚生后辈，男的粗犷高壮，女的丰满泼辣，男女都野。

四王子村的家庙，原来祭祀的是刘渊的四儿子；二刘接近，匈奴后裔刘姓自愿矮半截低一头，改祭阿斗刘禅的四子刘谡。刘谡宁死不肯跟随阿斗降晋，到祖庙哭祭爷爷刘玄德，自刎身亡，可算热血男儿，不愧是枭雄血脉。然而，他的亲爹阿斗却骂他是个“不孝”的“逆子”，河西汉家刘姓的祖庙里，没有刘谡的位置。

河东匈奴后裔刘姓虽然甘愿低一头矮半截儿，但是将“不孝逆子”刘谡立为祖庙之主，这又惹恼了河西汉家刘姓，死活不认他们是同宗，泾渭分明二刘（流）不同源。只因清王朝是满人当皇上，不许汉人歧视外族人，河西汉家刘姓才不敢到河东拆庙扒房，毁田平村。

姓了一千多年的刘，在河西汉家刘姓眼里，老是个假冒伪劣，河东匈奴后裔刘姓的巴图鲁儿郎，早已不想忍辱。有个小伙子，是老四王子的嫡传正宗血脉，上无老下无小，水旱两路吃刀枪饭。论资排辈，这个以保镖为生的小伙子当上了族长，村里人叫他汉根。他刚十八九岁，还没有娶妻，当上了族长就得赶快得子。给汉根说媒的三姑六婆，摩肩接踵，前赴后继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蔫脾气的汉根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，咬人的狗不龇牙，三姑六婆口干舌焦，汉根一声不吭。蔫人出豹子，他早就盯上了河西汉家刘姓的玉人儿。

河西汉家刘姓的老族长，有个小女儿，是大河两岸人所共知的美女，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活像她的祖奶奶，刘备的侧室甘夫人。甘夫人的肤色白璧无瑕，有如“临风玉树”。于是，这个一千多年后的晚辈孙女，也被尊称玉人儿。想娶玉人儿的有乡下的财主富户，还有城里的官宦人家。玉人儿的老爹却自以为奇货可居，待价而沽，都不应允。他正如醉如痴做着国丈梦，一心想叫女儿当皇后。当不上皇后，占不了东宫

也得住进西宫。邻村永乐店，明朝出了个李艳妃，留下一出京戏《二进宫》；自己的女儿不在李艳妃之上，也不能在李艳妃之下。同治皇帝身患杨梅大疮驾崩，西太后抱养了四岁的亲外甥载湉继位，便是光绪皇帝。一晃十三年，小儿载湉该当大婚，大婚之后便可亲理朝政。西太后颁旨天下选美。县、州、府、省护送美女进京，以备皇上选用。正宫皇后注定应是满人，玉人儿只能从嫔妃序列进身。妻以夫荣，母以子贵，如果玉人儿生个皇子，那就贵不可言了。刘老族长利令智昏着了魔。为了女儿能入选大内，他把女儿禁闭后院，日夜苦读《女儿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女箴》《女诫》等教养妇德的古书。老头子又请当年在北京城里大宅门当过老妈子的女人，教练女儿束胸、勒腰、走步、演礼。老爹高高高兴兴，疯疯癫癫；女儿却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迎风落泪，对月伤怀，人比黄花瘦。

汉根只见过玉人儿一面，一面之缘竟成天作之合。

那是两年前七月十五之夜放河灯，撒满河面的河灯像满天星，东西两岸村庄富人穷家的男女老少，步行的，骑驴的，坐车的，乘船的，从四面八方到大河观灯。

汉根光着上身，下身的裤子挽到腿根，头箍一顶柳圈儿。他奉东家之命，在一溜溜、一行行、一簇簇、一堆堆河灯中穿梭，以防风吹河灯挤挤撞撞，满河跑鸭子，灯翻起火，满河飞灰，惊吓观灯看客。扁舟虽小，也比河灯大，在河灯丛中拐来绕去，就像漂游河面的水蚊子，又名油串儿。汉根东躲西闪而又一往无前，不用杉篙，只靠柳杆，一边划船穿行无阻，一边拨正挤撞的河灯循规蹈矩。河灯的红光烟影像暮色苍茫中的火烧云，划船穿行灯巷的汉根，就像脚踩风火轮的红孩儿，引人注

目，一片彩声。

玉人儿的彩声没有喊出口，注目的眼神里充满惊奇喜爱。她的老爹是河西刘姓的老族长，公爷府村的首户。全家乘坐一只楼船，楼船上上下两层，下层是货舱，上层两间客房，男左女右一板之隔。男房客门朝东，女房客窗向西，男女不但授受不亲，而且互不照面。女客房窗外有一道护栏，玉人儿凭栏观灯，却见汉根比河灯更赏心悦目。玉人儿一阵恍惚，头晕目眩，像一朵落花，一片荷叶，飘然而下，扑通！栽下河灯丛中入了水。

河灯又名荷灯，染绿的油纸剪成荷叶，粉红的油纸叠成荷花。一支小小的红烛插在花心上，跳动着蚕豆大小的火苗儿，远看像一只闪光的萤火虫。

汉根看见了玉人儿落水，河心水急，石磨也冲得翻转，不能刻舟求剑。他见抢救玉人儿的人扑通扑通跳下河，像大年三十煮饺子，歪嘴冷冷一笑，扁舟划向一箭之外，溜下小船蹲了个猛子。水中的玉人儿像一条白鱼，正扑进他的怀里。小船顺流而下，一去不回头，他把玉人儿抱进河东岸滩上的浅苇塘。

玉人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河西汉家刘姓在河边堆起一座孤女坟。河东匈奴后裔刘姓，在四王子村盖起一座小小的宅院。

汉根有了媳妇，媳妇生下儿子。儿子奶名叫金童，没有念过书却有个学名叫刘宗汉，长大人称刘二皇叔。河西汉家刘姓是阿斗刘禅的后裔，他不但不肯低一头矮半截儿，而且偏要高出一头长一辈儿。

金童满月，四王子村喝了三天喜酒，跑了三天旱船，唱了三天野台子戏。

汉根跟玉人儿在苇塘里种瓜点豆，河上风流灯散，观灯的人尽兴而归。汉根这才身背玉人儿，黑灯瞎火回到四王子村。

汉根的小院，深藏绿树青草丛中，地势突出，居高临下，就像四王子村头上戴着一顶斗笠。颇有族长官邸的神气。汉根把玉人儿背进北房东屋，放在炕上，就转身掀开墙柜，掏出一个蓝花包袱，扔给玉人儿，说：“换上一身鲜亮的干衣裳。”说着，走了出去。

玉人儿打开蓝花包袱，见是一身大红的裤褂，还有一件彩裙和几样簪钗头面。

“这是给新媳妇买的喜衣，我怎么敢穿？”玉人儿低头捻着衣角。

“喜衣彩裙就是为你买的。”汉根在门外笑道。

“你诓我哩！”玉人儿羞答答啐了一口，“你过去没见过我一面，心里怎会有我这个人？”

“我家老祖宗，娶了你们汉家的昭君公主当皇后（阏氏），我也要娶个汉家金枝玉叶大姑娘。”汉根背靠门框，隔着布帘笑道。“听说你要给选到宫里当妃子，我就认定了娶你，娶不来就抢，做梦不知道入过几回洞房了。”

“我才不想受李艳妃那个罪，进宫没有几年就当上小寡妇儿。”玉人儿忽然吸溜鼻子哭起来，“我不愿当李艳妃，更不想当王昭君。”

“昭君皇后（阏氏）怎么得罪了你这位刘家姑奶奶？”汉根又嬉笑着问道。

“好马不配二鞍，好女不嫁二男！”玉人儿气得脸儿黄，“王昭君是刘家的媳妇，嫁给你们的老皇上，丢人不丢人，现眼不现眼？”

“你们刘家是把她当公主嫁过去的呀！”汉根喊冤。

“你们的老皇上死了，她又改嫁给了大太子，当上了少皇后，呸！猪狗不如。”玉人儿咬牙切齿，连呸几口。

“打人别抓脸，骂人别揭短！”汉根紫红了脸，“昭君皇后先嫁爹后嫁儿，那是两千多年前的老习俗，眼下可没有后娘嫁给前房儿子的马骑母了。”

“敢说没有嫂子改嫁小叔子，大伯子娶寡妇弟媳？”玉人儿冷笑着追问道。

“有是有……也一年比一年少……不多见了。”汉根头上冒汗脸发烧，吞吞吐吐。

“那就怪不得我们汉家骂你们是禽兽。”

“我是四王子村的族长，不是金口玉言也算铁嘴钢牙，一声令下这个习俗今年就改。”

“不光改这两桩习俗，叔伯兄弟姐妹也不许成亲。”

“依你！”

“凡是姓刘的男女，不管是不是一条血脉，都不许通婚。”

“那嫁谁娶谁？”

“男的娶汉家女，女的嫁给汉家男。”

“我不答应。”

“我牵着你奔高处走，你怎么又不要脸面，偏要甘当枉披人皮的两脚畜生。”

“你这是插圈哄我钻套哩！”

“贼子脏心烂肺，我哪里是暗算你？”

“你姓刘，我姓刘，同姓不能结为夫妻？”

“我落到你手里还敢姓刘吗？”

“谁敢逼你改姓？”

“我爹跟河西汉家刘姓，知道你把我拐到四王子村，我已经失了身，不把四王子村杀个鸡犬不留，不把我碎尸万段，怎能罢休？”

“那你改姓？”

“我叫玉人儿，玉字少一点念王，就算是王昭君的本家晚辈侄女。”

“姓王叫玉人儿，听着也顺耳。”

“玉人儿也不能叫，我改名叫胭脂。”

“胭脂就是皇后（阏氏）。”

“你是王子，我正该当皇后。”

阏氏，又读焉支、燕支、胭脂。与汉人同化的匈奴后裔，已无任何遗迹，只有一支族歌传唱：

失我祁连山，
使我六畜不蕃息。
失我燕支山，
使我嫁女无颜色。

这是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录的一首匈奴民歌。汉武帝元狩三年

（公元前一二一年）匈奴被击败，悲歌流徙。如今，这首悲歌竟成为硕果仅存的匈奴文化痕迹。

玉人儿改名王胭脂，补了个三媒六证，也跟汉根补行了婚礼。

偷来的锣鼓敲不得。四王子村的老人，虽不是胆小如鼠，却不敢不自认比河西汉家刘姓弱小，一回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他们只盼二刘早日合一，都不愿得罪河西汉家刘姓，还是互不打扰，相安无事为上。汉根当族长，不是因为年龄大辈份高，而是由于他是长门嫡传。这些老人，有的是大伯和爷爷，还有的跟他的曾祖父平辈儿。老人们在祭祖堂里商定，一是要盖个青堂瓦舍小宅院，凤凰才算落在梧桐树上。二是吉日良辰要选在子时三刻，不声不响不惊动四邻八村。三是对外守口如瓶，不许言传泄露王胭脂本是河西汉家刘姓老族长的女儿。二人花烛成亲得挑个好日子，好日子还得选个好时辰。八个瞎子四个明眼的算命先生，挑日子选时辰都“英雄”所见略同，议定七月二十六子时三刻。

偏是与此同时，河西岸也灯笼火把照如白昼，三班鼓乐齐鸣，鞭炮声中一顶花轿出现在玉人儿的孤女坟边。原来河西汉家刘姓老族长，把玉人儿许配活着的男人做鬼妻，今晚大张旗鼓办鬼婚。这个活着的男人姓黄，小名狗杂儿，是本地一个皇粮庄头的护身打手。爹是个走船行商的嫖客，娘是个花船上的水妓。他出身低贱，一心想揪着龙尾巴上天，抬高身份向上爬。他积攒了一大笔彩礼，想娶个正道人家的女儿，却没有一家招他这个女婿。于是，他孤注一掷，千金买马骨，甘愿迎娶河西汉家刘姓老族长的亡女玉人儿。河西汉家刘姓老族长虽然嫌恶黄狗杂儿是个贱种小人，但却贪爱黄狗杂儿那一堆白花花的银子；而且，女儿孤坟只能被野狗扒尸，也就降格贱卖。玉人儿并无尸骨，黄狗杂儿的花轿

只抬回一抔黄土。然而，从此他便成为河西汉姓刘家的门婿。

河东岸，汉根的花轿抬的是活着的玉人儿；河西岸，黄狗杂儿的花轿，抬的是玉人儿的坟土。河东岸锣鼓喧天，河西岸锣鼓也震天动地；河东岸的鞭炮响彻云霄，河西岸的鞭炮也震耳欲聋，两下争强斗胜，互不相让。一直吵到天光大亮，双方都怕撞着黑煞，不分胜负而各自打道回府。

但是，汉根不能算是玉人儿的丈夫，玉人儿只能更名改姓叫王胭脂，还不敢赶集逛庙，河边观灯，野台子下听戏。她不能抛头露面，一辈子是个活死人。

不是冤家不碰头，皇粮庄头打造了一条运货船，上京下卫二百八十里，往返一趟五百六。黄狗杂儿也算有一身武艺，被庄头打发到船上保镖，来往常跟汉根一路同行。汉根知道黄狗杂儿娶到“死”玉人儿孤坟上的一抔黄土，也就取得了正宗丈夫的身份。黄狗杂儿不知道活的玉人儿就在汉根屋里。他见汉根是一路镖头，又武艺高强，便胁肩谄笑，阿谀奉承，百般讨好，想交个酒肉朋友。汉根心存戒备，不想引狼入室，只跟黄狗杂儿不冷不热，不远不近，不想把一锅水烧得滚开。黄狗杂儿脸皮三寸厚，看不出眉高眼低，像一张狗皮膏药粘在汉根身上揭不下来。汉根还是百般提防，不带黄狗杂儿回自己的家，也不许黄狗杂儿进四王子村。

四王子村并不是家家都姓刘，姓刘的也不都是匈奴人后裔。就连匈奴后裔刘家，也改叫口外刘家了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；大运河几百年翻了十八个身，四王子村的村民早就占全了百家姓。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刘，姓刘的却是来自四支八脉。一母生九子，各个不相同。不

同宗的刘姓男女，就更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。有个以劊猪、阉驴为生的小刀刘，常到花船上嫖妓。老鸨子怕水妓怀孕，就叫他把他常嫖的水妓阉得不能坐胎。他亮出刀子正要下手，那个水妓撩开小衫。他看见这个女人的肚子上像扣了个瓢，略一估摸，竟是他撒下的种子。他把刀子收起来，马上找老鸨子替这个女人赎身，带回家拜堂成亲，没有多少日子便生下个女儿，两手双脚都是六指，起名叫杈儿。小刀刘感到奇怪，有点疑惑，掐指算了一遍又一遍，才连连叫苦上了当。原来，杈儿另有所出，自己枉担了虚名儿。

家丑不可过墙，小刀刘吃了个大哑巴亏，便想在这娘儿俩身上生财取利，将丰补歉。水妓出身的老婆，旧习难改，故态复萌，打开半扇门，关着半扇门，姘仁嫖俩八九个相好。小刀刘不费吹灰之力，一哈腰就能把钱捡到手，有了钱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花船上找乐子，劊猪刀子生了锈都懒得磨一磨。

女儿瞄着娘的影子长。杈儿有个不走正路的娘，她的脚又怎能有板有眼？小刀刘只想在这个不是自己骨血的女儿身上赚钱享乐，更不会调教她三从四德。杈儿十三岁破了身，她娘就一边自卖一边替她拉生意。黄狗杂儿正是杈儿的一个熟客。杈儿上炕就像一只疯猫，黄狗杂儿热得发昏，就想独占，独占只有娶她。

3

杈儿长得顺眼却带一股邪味儿，像粉红惹眼的一朵狗尾巴花。从小就看她妈跟相好的男人打情骂俏，大白天光着身子在炕上滚成一团，也